

傳統年畫家「網戰江湖」尋生機

傳統年畫家



傳統春節，市民都會購置年畫裝飾家居。時至今日，許多人以為年畫已經在市場上絕跡了，然而，北京的年畫師傅們，已將年畫陣地轉移至網絡，通過線上銷售和宣傳，讓傳統手工藝與網絡擦出火花。地壇廟會售賣木版年畫的張運祥開了一家網店，一方面可以銷售年畫，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微信進行推廣，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到木版年畫。 ■《新京報》

年畫仙子送雞。網上圖片

從事年畫創作30多年的張運祥，來地壇廟會快7年了，他介紹，這次廟會，帶來了60多種年畫，從人們熟知的門神、門神，到裝裱精美的細作年畫，再到張運祥自己創作的年畫工藝品，顏色鮮艷。他說：「製作的人越來越少，年味也越來越淡，這是在北京市場上很難買到的原因。」

財神門神最搶手
一張年畫的製作工藝複雜，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同時很難賺錢，「養家糊口也都勉勉強強。」張運祥表達心中的無奈，他希望將傳統文化保留下來。張運祥的生意也還不錯，每天能賣百八十張，最好賣的應該是財神、鍾馗、門神這些人們比較常見的年畫。另外，後繼無人也是年畫師傅

們更大的困擾。為了傳授技藝，張運祥在中央美院給學生講課。「一開始我信心不大，但學生的熱情很高，最多一個班能報八十多人，學生們總有新想法，再融合我的傳統方法，更能促進年畫創作。」

接受客戶定製年畫
作為依靠年畫生活的商家，張運祥不停嘗試新方法去銷售。「平時我會接受各種客戶的定製需求，來集中製作年畫。」

面對網絡銷售的逐漸興起，張運祥也開起了網店。「我聽說微信交友量廣，朋友圈強大，兩三個月前，就開了一家微店。」除了張運祥的微店，網絡上也有很多銷售木版年畫的店鋪，價格也從幾元到幾千元不等。這種傳統手工藝，在互聯網大熱下，正重現生機。

民間年畫家張運祥的店舖裡，掛滿了各式年畫。網上圖片

手機病爆發 變新「節目病」



北京 經過一個春節的暴飲暴食、瘋狂娛樂之後，許多民眾患上了各種「節目病」。記者在多間醫院獲悉，除了傳統的急性腸胃病、醉酒患者外，過度使用手機、IPAD等電子設備引發一系列新式「節目病」的患者也不在少數。

在北京某醫院的眼科門診部，春節期間每天都有十餘名因過度使用手機等電子設備而引發不適症的患者，這些患者多為20歲至30歲的年輕人，10歲以下的兒童也不在少數，有患者甚至被確診為視頻終端綜合症。據醫生介紹，視頻終端綜合症的症狀包括視力疲勞、乾眼、眼部發癢、燒灼異物感、視物模糊、視力下降、眼部脹痛等。同時，還可能伴有肩頸腕部症狀如肩頸、腕部出現麻木、壓痛以及腰背部酸痛不適，嚴重者還會出現頭痛、頭暈、額頭壓迫感、嗜睡、失眠、記憶力減退、脫髮等神經衰弱症狀。 ■本報記者 江鑫燭 北京報道

內蒙古史前聚落新挖150遺物

曾被評為「2010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內蒙古哈民史前聚落遺址，新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150餘件史前遺物。曾因出土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遺骸而轟動一時的哈民遺址，2014年度的發掘面積為1,000平方米，共計清理房址13座，墓葬一座、灰坑4座。據悉，此次考古發掘清理的房址佈局成排、規整統一，平面呈「凸」字形，半地穴式，門道朝東南。房屋間隔3米至5米左右，房址面積8平方米至20平方米不等，居住面保存較好。圓形土坑灶位於居室中部，正對門道。另外，還發現一座墓葬，墓內僅見幾枚蚌殼，無其他隨葬品。哈民史前聚落遺址位於內蒙古通遼市境內，年代距今約5,500年。從2010年起，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開始對其進行大面積有計劃的考古發掘。 ■新華社

孔府原始檔案首現熒屏

大型文獻紀錄片《孔府檔案》在春節期間首登熒屏，這也是孔府原始檔案首次對外公開。據悉，這部紀錄片由山東曲阜市文物局與山東電視台於2014年聯合拍攝，六集成片在這個春節期間播放。紀錄片《孔府檔案》依託豐富的孔府檔案資料，利用電視媒體、鏡頭語言將孔府檔案中鮮為人知的史實表現出來，講述孔府從鼎盛到衰落的歷史，展現這個延續千年的中國最大貴族家庭的真實面貌。孔府是孔子嫡系長子長孫居住的地方。孔府檔案記錄了孔府從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1948年400餘年的政治、經濟、思想、宗族等方面的情況，內容分為襲封、宗族、屬員、刑訟、租稅、林廟管理、祀典、宮廷、朝廷政治、財務、文書等，是孔子嫡裔在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世襲罔替」生活的真實記錄。 ■新華社

百歲夫妻慶壽 千人見證「超鑽」愛



壽宴現場，兩位老人在切生日蛋糕。網上圖片

在江蘇鎮江揚中市八橋鎮，有一對老夫妻皆已近百歲，男的叫范子喬，其妻范杜氏。按當地風俗，農曆正月初三、初四，他倆一起過「百歲」壽辰，夫妻倆五代同堂，光是子孫就有一百多位，日前連辦兩天100桌的生日宴場面壯觀，赴宴的親友總數超過了千人。據悉，

范老夫婦已結婚近八十年。按照結婚60年為鑽石婚的說法，兩位老人早已超越鑽石婚齡。范子喬夫婦分別是家中長子、長女，兩人21歲那年結婚時，各自都沒了父母，他們還要撫養9個弟妹，最小的一個只有6歲。長嫂為母，家裡十幾張嘴等着吃飯，范杜氏背上背個孩子，手裡牽着一個，還要給丈夫送飯，灶頭田間，裡裡外外，硬是撐了下來。感念妻子不容易，范子喬對妻子特別體貼，家裡的事都由她說了算。范老夫婦在雙百壽宴席間，還不忘「秀恩愛」。拜壽活動一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一百多人同照全家福，壽星坐中央，子孫繞身旁。很多羨慕的網友也留言祝福：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過100歲。 ■《現代快報》



保鮮兵馬俑

前日在陝西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馬俑一號坑，在挖掘修復現場，一些修復中的兵馬俑被工作人員用保鮮膜覆蓋着不同部位，讓遊客對兵馬俑修復工作有了更加直觀的認識。中新網

一款河南獨有、被稱為「猴加官」的玩具，在當地已經流傳300年，曾經只有富貴人家才買得起。後來抗戰爆發，加上文革期間的「破四舊」等運動，導致「猴加官」一度絕跡失傳。所幸的是，86歲的老兵魏義民，在退休後重拾會變臉的「猴加官」的製作手藝，一度成為這一河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唯一傳承人。在他的感召之下，兩位「80後」青年如今亦加入到「猴加官」的傳承當中。 ■文/圖：記者 劉蕊 實習記者 李璇輝 鄭州報道



通過木棍和線的操作，泥猴就會像「提線木偶」一樣將面具摘下又戴上。

一盒完成製作的「猴加官」。

魏義民正在製作「猴加官」的面具。

老兵情繫非遺 欲復興變臉泥猴

在記者採訪之前，腿腳不便的魏義民剛剛病癒出院，身體狀況並不理想，但是思維依然清晰。他現在獨居在河南鄭州一個老舊的居民小區，家中的沙發、電視等傢私看起來都是「老古董」。2月初是當地天氣最凍的時候，但是老人家中並無暖氣。見到記者來訪，魏義民用厚重洪亮的聲音說：「年輕人能關注老玩意兒，我很高興。」

保家衛國 一度放棄

一個戴着臉譜面具的泥猴，通過木棍和線的操作，泥猴就會像「提線木偶」一樣將面具摘下又戴上，就好像變臉一樣，這就是「猴加官」。其實這是取意頭的叫法，諧音「侯加官」，寓意官上加官，古時達官顯貴都喜歡「猴加官」的祝福。不過其製作工藝卻頗為複雜，不單要在小小的泥球上捏出栩栩如生的猴臉，還要有高超的繪畫技巧以描繪京劇臉譜。

「融合了泥人、布藝、繪畫、雕刻等多種技藝，那時候拜師學藝，學成至少要3年，而我當時在幾個徒弟中算是有天分的，2年就掌握了所有訣竅，就可以自己獨立製作了。」魏義民得意地說，「那個年代，一個『猴加官』要2個銅板，相當於30斤米麵，只有大地主家的孩子才能擁有這種奢侈的玩具，都是富人家的孩子

玩，窮人家的孩子看。」魏義民的家鄉是河南南陽，當時因家中貧困，14歲的他便拜師學製「猴加官」，同時還要幫師父做各種苦力，如挑水砍柴，更要照顧眼睛已半瞎的師傅。「那時候學東西，哪像現在的娃兒們條件這麼好呀。」正當1944年，魏義民能夠「獨擋門面」時，南陽淪陷了。「家都沒啦，還做這幹啥。」魏義民於是決定參軍抗日，保家衛國，其後更是參與了第二次國共內戰。共和國成立後的1950年10月，魏義民又作為坦克兵奔赴一線，參與朝鮮戰爭。如今在他家中，依然懸掛着與志願軍戰友的合照。

「打仗的時候咋能不害怕啊，那時候啥也不考慮了，能活着回來就行。」魏義民就這樣從「手藝人」變成了「戰士」。

為了生計 重拾手藝

歷經中國近現代史上多次著名戰爭的魏義民，退伍轉業後成為了一名巴士司機，並且娶妻生子，落戶鄭州。1960年代，魏義民提前退休，但是每月60餘元的退休金實在無法支撐一家大小的開支。這時，他的妻子說：「老頭子，你小時候不是學過一門手藝嗎？還能拾得起來嗎？」妻子的一句話點醒了魏義民。憑着家中

存留的幾個「猴加官」，以及少年時積累的紮實手藝功底，魏義民利用家中的舊棉布床單，日夜兼程趕製出逾600個「猴加官」。

「春節期間，我和太太分別在河南開封和鄭州擺攤賣貨，賣得可好啦，幾天就賣了200元，那可是接近半年的退休金啊！」魏義民又將簡單的步驟教給妻子，二人一個負責捏泥人、描臉譜，一個負責組裝，「夫妻檔」開得不亦樂乎。逢年過節，夫妻就在公園、廟會擺攤，推廣自己的作品。

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幾年，魏義民的妻子因突發急性病去世了，用他的話來說：「家裡半邊天都塌了」。沒了妻子的協助，製作「猴加官」對於上了年紀的魏義民來說，變得更加困難。而且隨着時代發展，越來越多的新鮮事物湧入大眾視野，孩子們的玩具亦有越來越多的種類，許多人對「猴加官」逐漸失去了興趣。

河南省於2004年啟動「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希望搶救、發掘並保護民間藝術。熱心的鄰居替魏義民報了名，最後「猴加官」入選，並於2009年被納入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魏義民因此成為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唯一傳承人，只是當時的他已經80歲高齡，少年時同他一起學習製作手藝的師兄弟都已相繼離世。他突然意識到，如果不將這門手藝傳承下去，那麼未來就再無人知曉「猴加官」了。「做這個太慢，還不賺錢，自己的孩子都不想學。」然而在政府的幫助下，魏義民開辦了「猴加官」學習班。不過「猴加官」的製作工序十分複雜，需要極大的耐心，所以就算是有興趣的年輕人加入，亦多數是三分鐘熱度，沒人能夠堅持學下去。就在魏義民憂心這門手藝後繼無人的時候，傳統文化愛好者顧鵬在一次文化活動中，接觸到了「猴加官」。他叫上同樣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同事楊潔，一同去拜訪魏義民。楊潔有一些繪畫功底，立刻對「猴加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沉迷其中。顧鵬和楊潔兩位「80後」青年的真誠打動了魏義民，他於是正式收二人為徒弟。「老祖宗留下這麼好的東西，我不能讓它丟了！」顧鵬表示，「猴加官」需要純手工製作、耗時長，能保留到現在已屬不易。而為了製作和推廣「猴加官」，楊潔更是辭掉了原本待遇優厚的工作，專心致志在家鑽研，全身心投入這項面臨失傳的民間藝術。如今，魏義民終於能夠欣慰地說：「就算哪天我走了，『猴加官』交給這個孩子，我也死而無憾了。」



魏義民同他的兩位徒弟一起展示「猴加官」。